

[美] 埃里希·弗洛姆 / 著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 弗洛姆行为研究讲稿

## ATION STUDY THE DRAFT OR TEXT OF A SPEECH



每个人的行为，只是固有人格的表现，没有生命的力量  
就无法塑造人格，没有人格基础，就没有和谐的行为。

——埃里希·弗洛姆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美] 埃里希·弗洛姆 / 著

吴生军 / 编译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 弗洛姆行为研究讲稿

## ATION STUDY THE DRAFT OR TEXT OF A SPEECH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向阳, 刘晓建编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ISBN 7-5385-2786-9

I. 世… II. ①向…②刘…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705 号

##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书 名: 弗洛姆行为研究讲稿

---

主 编: 向 阳 刘 晓 建                      封面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0431—5640624)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786-9/G·1924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266 千字                              印 张: 196  
定 价: 750.40 元                              本 册: 26.80 元

## 出版说明

21 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新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泱泱大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复兴。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是基于此，我们想到了要出一套世界大师的学术名著思想丛书。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中国，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大多有单行本，各家出版的目的也不同，亦各有自己的系统，体例上也不完全统一，如今我们本着学术名著大众化、通俗化、实用化的原则，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编译，对原著的序跋予以删除，统一体例。相信读者朋友们懂得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们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对于丛书有欠水准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 目 录

1. 人性的弱点 ..... (1)
2. 爱与思维 ..... (11)
3. 生存与竞争 ..... (20)
4. 热情与勇气 ..... (37)
5. 自信与安全感 ..... (43)
6. 女人与爱情 ..... (49)
7. 依赖与决裂 ..... (62)
8. 父亲的形象 ..... (74)
9. 独断与自信 ..... (79)
10. 改革与创新 ..... (83)
11. 特殊的组织 ..... (93)
12. 信念与政治 ..... (101)
13. 天才的本质 ..... (108)
14. 心理与神经 ..... (120)
15. 头脑与侵犯行为 ..... (124)
16. 侵犯与防卫 ..... (127)
17. “逃走”本能 ..... (129)
18. 捕食与侵犯 ..... (131)
19. 动物行为 ..... (135)
20. 限制与侵犯 ..... (137)
21. 拥挤与侵犯 ..... (142)
22. 原野中的侵犯 ..... (146)
23. 领土与意识支配 ..... (151)



## 1. 人性的弱点

个人反映着整个人类种族，他是人类种族的特殊一员。他是“他”，同时也是“大家”。他具有自己的种种独特性，在此意义上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他又表现了人类种族的一切特征。人的个体人格取决于人人共有的人类存在的种种特性。所以，在讨论人格之前，必须先讨论人的境遇。

人的存在与动物的存在相区别的首要因素是否定性的：这就是人在适应外在世界的过程中相对缺乏本能的调节。动物适应环境的模式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动物的本能平衡不能有效地应付变化着的环境，这类动物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自在体中改变自己来顺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而不是去全面地改变环境条件。靠这种方式，动物和谐地生活着。这并不是说动物界没有斗争，而是说，动物的遗传性平衡使它成为它的世界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组成部分。动物要么顺应环境，要么就绝种。

动物生存完全固定不变的本能平衡越少，大脑就越发达，因而生存能力也越强。人诞生在那本能的顺应能力已退化到最低限度的进化点上。但人的诞生也带来了许多与动物





截然不同的新特性：人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整体，有回忆往昔、设想未来的能力，会使用符号来标记客体和活动，还具有超越自身种种感官的局限而无限飞升的想像力，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但这种生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  
人类特性的大前提。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像力破坏了“和谐”这种物的生存特征。它们的产生使人变得与“众”不同，成了宇宙中的畸形儿。它既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着生理规律而无法改变这些规律，同时他又超越了自然的其他限定；他无“家”可归，同时又被维系在它与一切生物共有的家庭之中；在一个偶然的时刻和地方，他被抛进这个世界，又偶然地被迫离开这个世界。由于意识到自己，人认识他的软弱无力和他生存的局限。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完结：死亡。他无法摆脱自己生存的两重性：人不可能摆脱精神的纠缠，尽管他想超脱出来；人也不可能摆脱身体的束缚，只要他活着——他的身体使他渴望生活。

理性既是人的福慧又是人的苦恼，它迫使人去解决那无法解决的两重性矛盾，永世不得解脱。正是在这个方面，人的生存与其他一切生物完全不同；人处于一种无法改变也无法避免的失衡状态之中。人的生活不可能重复自己族类他人的方式，人必须过自己的生活。人是惟一能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感到被逐出乐园的动物。人是惟一意识到自己的生存问题的动物，对他来说，自己的生存是他无法逃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大事。他不可能退回到人类以前的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他必须优先发展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





理性的诞生在人的身上造成了两重性，这迫使人永世不息地去寻求新的解脱。人类历史的动力是内在固有的理性存在，它促使人发展自己，并通过它去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他才感到是在自己和同伴的家里。人所达到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他带来不满和困惑，而这极度的困惑又驱使人去探寻新答案。在人身上并没有天生的“进步冲动”；正是植根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使他采取了如今他所过的这种生存方式。由于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与自然的统一，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奥德赛、俄底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他被迫前进，不倦地致力于填充自己知识的空白，从不知变为知。他必须向自己说明自身，说明自己生存的意义。他被驱策着去克服这一内在的分裂；他渴望“绝对”，渴望另一种和谐，一种能消除使他与自然、与同伴、与自身分裂的祸根的和谐，并为此而殚精竭虑、苦恼万分。

这种人性的分裂导致我所说的存在的两重性，因为它们深植于人的生存之中。这些两重性是人无法消除的矛盾。人只能以各种方式（如人的性格和文化）来反抗它。

最基本存在的二重性是生与死。我们必然会死亡，这种事实对人来说是不可更改的。人意识到这种事实，这种意识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生存。但死亡毕竟是生存的对立面，是与生的体验格格不入、水火难容。对死亡的种种认识仍然不能改变这种事实：死亡绝不是生存有意义的一部分，但对人来说，却不得不接受死亡；因而，凡是与我们生存有关的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斯宾诺莎曾说：“人们把得到的一切都奉献给自己的生存，智者只考虑生存而不管死亡。”人老想用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来否定这种两重性，比如，基督教的灵魂不死说就提出永恒的灵魂，以此来否定人的生存以死







亡告终这种悲剧性事实。

人无法逃避的死亡还导致另一种两重性：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种种潜能的承受者，但人生存的短暂历程不允许人将其充分实现，即使在极顺利的环境也是如此。只有当个体的生存历程与人类的生存历程合二为一，个体才能参与历史行程中的人类发展。人的生存在族类进化行程中的某一偶然的时刻诞生和消亡，而与个体全面实现自己的种种潜能的要求产生了悲剧性的冲突。这一个体能够实现的潜能与个体实际上实现的潜能之间存在抵触，至少使人具有暗淡的观念。在此，意识形态又想虚设死后生存的完善来调和或消除这种矛盾，有的提出个体自身历史周期是人类最高的无以复加的成就。还有的人认为，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将它充分地加以展开，而是在于履行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个体的发展、自由和幸福都是次要的，与国家的福利相比则不值一提，甚至不惜设想一种永恒的力量，凌驾于个体之上。

人是孤独的，同时又处于一种关系中。人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他是独特的存在，他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并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是独立的存在。当他依据自己的理性力量独立地去判断或作出抉择时，他不得不是孤独的。但他又无法忍受自己的孤独，无法忍受与他人的分离。他的幸福就依赖于他与自己的同伴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以及与自己的前辈和后代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

在个体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历史矛盾与存在的两重性完全不同。历史的矛盾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部分，它是人为的，并且能够得到解决，既可在矛盾产生之际予以解决，也可在人类历史的后一阶段予以解决。当今的历史矛盾是，一方面用于物质满足的技术手段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把这些技





术手段专门用来保障人民的和平与幸福。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它不是带有必然性的矛盾，只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和明智。古希腊的奴隶制也许是相对说来无法解决矛盾的一个实例，它的解决只有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人口平等的物质基础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达到。

存在与历史的两重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将这两种两重性混而不分的现象极为普遍。那些对维护历史的矛盾感兴趣的人，总是哀于证明这些矛盾是存在的两重性造成的，由此而坚持认为历史的两重性无法改变。他们企图使人相信：从未有过的就不可能有，并企图让人顺从地承受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但这种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并不足以阻止人们去解决这些矛盾。一旦面临矛盾，人就不甘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恰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这种积极性就在于以解决矛盾为目标的运动之中。人类的各种进步都应归功于它。如果要人在行动上不表现出他的种种矛盾意识，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些矛盾。为了和谐和完成这一否定，矛盾在个体生活中成了合理化的功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了意识形态（即社会性合理化）的功能。然而，如果人的思想只满足于理性的回答，满足于真理，这些意识形态就会失效。可是，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共有的种种思想当作真理来接受，这也是人的诸种特性之一。一旦舆论或权威提出了一种四平八稳的意识形态，人的心灵就安然了，尽管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整个的平息下来。

人可以靠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历史的两重性，尽管人们可以采取种种方式来反抗它。人们用四平八稳起镇静作用的意识形态来抚慰自己的心灵，靠无休止地追逐快乐或拼命劳作来逃避内心的不安，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变成某种外在于他的权威力量的工具，进而泯灭了他的自我。但他仍然无法





摆脱苦恼、焦虑和不安。在这种境遇之中，惟一的出路是：正视真理，认识到自己生存的孤独，以及世界对人的命运的漠不关心，认识到没有任何外在于人自身的力量能解决人自己的问题。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承认，只有靠自己力量才能使自己的生存有意义。生存的意义并没有定论：追寻这种定论就会有碍于对生存意义的求索。恰恰是这种生存意义的非确定性成了激励人去拓展自己的力量，过生产性的生活，人才能使自己的生存富有价值意义；他也会懂得，只有一直处于警觉行动和奋斗的生存状态之中，才能摆脱人存在法则的局限、充分发展人的力量，在努力中立于不败之地。人不要回避困惑、惊奇，由此而不断解决新问题。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情境、认识到植根于人存在中的两重性，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拓展人的力量能力，他才能完成如下任务：成为自在自为的人，并通过充分实现人潜在的诸能力——理性、爱、生产性劳作——而达到幸福。

在讨论了植根于人的生存之中存在的两重性以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对人的境遇的探讨应先于对人的人格探讨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更为精确的含义是说：心理学必须以人生存的人类学哲学概念为基础。

人的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无限激情和强烈奋求的精神。弗洛伊德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领会到这一点，并力图从他那一时代机械自然主义的思想对此作出解释。弗洛伊德认为，激情并不是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用他后期所用的术语说即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的表现，它仅仅是生物本能冲动的更为直接更为复杂的展示罢了。尽管弗洛伊德解释得十分出色，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否认了这种事实：人奋求的激情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用本能驱力来解释的。即使在人





的饥渴和性冲动完全满足以后，“人”还是不感到满足。与动物不同，人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切还只是开始。人们为了权利、为了爱或为了毁灭而忘我奋斗，为了宗教、为了政治或为了人道主义理想而拼命冒险，这些奋求精神正是人生存特性的组成部分和特征。的确，“人并不仅仅为了面包过活”。

与弗洛伊德的机械自然主义解释相反，我认为，人有一种内在固有的宗教式的需要，对比不能用人自然存在来解释，而只能用某种超越人自身、某种得超越生物的力量来的东西来解释。在此我不必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人的境遇以后才能解释这种现象。

人生存的不和谐境遇促发了人大大超越自身动物性成分的种种需求。这些需求驱策着人急迫地去恢复自身与自然宁静之间的统一和平衡。在力求恢复这种统一和平衡时，人首先要想到的是建构一个涵括一切的精神世界观，它是一个人们解答自己处于何处以及自己应该做什么这类问题的参照系统。可是，这样的思想体系还远远不够。除非人是一个脱离了血肉之躯的智者，才能靠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人是一个既有血肉之躯又有精神心智的统一体，因而他不仅是在思想上反映出自己生存的两重性。他不得不力求保持自己存在的各方面统一一致，以求得新的平衡。所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思想体系都不能仅仅包含精神的各种因素，而且还应包含人在种种奋求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感觉。人献身于某一目的、某一理想或上帝一类的超越人自身的力量，恰是人追求生命过程完善的表现。

人的追求生存方向和献身于外在目的的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诸如万物有灵论和图腾教这一类





原始体系，它们把自然物或达祖当作人探求意义的结果；诸如佛教之类的无神论体系，尽管它们最原始的形式中并没有上帝的概念，通常仍被称为宗教。还有斯多葛一类的哲学体系和其他各种神教宗教体系，它们总是根据上帝的思想来解答人对意义的探求。在讨论上述种种思想体系时，我们遇到了术语上的麻烦。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称之为宗教性的体系，而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说，“宗教性”一词并不就等于有神论思想，也并不等于以上帝为中心概念的思想体系，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我们语言中的一个词去囊括无神论思想和有神论思想共有的特性——即：这些思想体系都力图对人探求的意义作出回答，对人企图感性地把握住自己的存在这种愿望作出回答。由于找不到更适当的词，我只得把这些思想体系称为“生存方向和献身的结构体”。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还有另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奋求，它们与上述宗教的和哲学的思想体系一样，深深植根于人的追求生存方向和献身于外在目的的需要之中。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遵奉的是些什么：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国，数百万人献身于争夺成就和功名。我们过去见到至今仍然见到，在其他文明之国，无数征服和统治的独裁思想的拥护者们狂热的献身精神。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激情往往比自我保存的内驱力还要强烈得多。以前我们并不理解这些奋求目的世俗内容，把它们解释为性的或其他类似的生物冲动的结果。但是，人们追求世俗目的时所具有的强烈激情和狂热，与我们在宗教中看到的激情和狂热不相上下，这种种世俗性的生存方向和献身目的只是在内容上不同，而不是要求得到解答的需要不同，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国，表面现象尤为感人，因为大多数人都“信奉”一种





神教，而实际上他们献身的却是比任何基督教派都更接近图腾主义和偶像崇拜的思想体系。

但我们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对这些文化模式化的世俗性奋求的“宗教”性质的了解，是开启神经症和非理性奋求之谜的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神经症和非理性的奋求看作是对人的探求生存方向和献身的目的的结果——个性化的结果。他的体验受到自己“对家庭的恋情结”的制约，在行动上不能独立，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原始祖先的崇拜者。而他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的思想体系是个人的而不是文化模式化了的。弗洛伊德认识到宗教与神经官能症的联系，并且把宗教解释为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形态。而我们的结论是：神经官能症是宗教的一种独特的形态，其特征最为突出的是个性化、非模式化。在关于人的动机的一般性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对生存方向和献身目的的思想体系的需要是人人共有的，但满足这种需要的各种思想体系的个别内容却是不同的。这些区别是价值意义上的区别。成熟的、生产性的、有理性的人只会选择能使他成为成熟的、生产性的、理性的人的思想体系。这种人一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必然会返回到原始的非理性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思想体系只会助长他的依赖性和非理性。结果，他就停留在人类最优秀的代表们早在几千年以前就超越了的水准上。

弄清了对生存方向献身理想的需要是人的存在的本能之一，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需要所具有的强度。确实，在人身上没有任何动力之源能有它这样大的力量了。人在选择具有生存“理想”或不具有生存“理想”上是没有自由的，这一点天生已定，但他有自由选择不同的生存“理想”，有自由去选择献身于膜拜权威和毁灭还是献身于理性和爱。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为某种超越肉体满足的东西而奋力以求。他们信奉的理想各不相同。人的心灵最为充分也是最富魔力般的展示并不是肉体上的表现，而是“理想主义”的表现，是他的精神表现。因此，认为具有某种理想和宗教情感本身就on价值，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是危险而有害的。我们必须懂得，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想，都是人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助于拓展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现实地解答人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需要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





## 2. 爱与思维

人存在的特征是孤独和与世界隔离；但人又不能停留在这种与世界隔离的状态中，他被迫寻求一种联系和同一性。能满足这一需要的方式不只一种，但他要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无损地生存下去却只有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要在各种关系之中拓展自己的力量只有一种方式。人既寻求与他人的密切联系，又寻求自己的独立性，既寻求与他人的同一性，又力求保持住自己的独特个性，这是人生存的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解答只有生产性能够完成。

人可以通过活动和理解与世界发生生产性的联系。人生产物品，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他对质料施加力量。人通过理性和爱从精神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人的理性力量使他能与对象的实际接触时通过表面现象去把握住对象的本质。人的爱的力量能使他打破立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墙去理解他人。既然爱和理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形式，既然两者可以互不包含时，它们就是人的两种不同的力量——情感与思维——的表现，因而就须分别加以讨论。

生产性的爱这种概念与通常所说的爱截然不同。几乎可以







说再没有比“爱”这个词更为含混和模糊不清的了。它甚至也用来指仇恨憎恶这类爆发式的情感。它包括从对冰淇淋的喜爱到对交响音乐的喜爱、从平和的同情感到最为强烈的亲密感在内的种种情感。一旦人“迷恋”上了某一个人，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爱上了这个人。这被称为依恋性的爱，也是一种占有感。事实上，他们觉得，爱是最为容易的事，难就难在要找到一个合意的对象。他们把没有幸福的爱归因于在寻找合意的伴侣时运气不佳。这些都不过是些糊涂观念和异想天开的想法。与此相反，爱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每一个人都具有爱的能力，爱的实现是最为艰难的成就之一。真正的爱是植根于生产性之中的，所以，把它称为“生产性的爱”是很恰当的。不管是母亲对子女的爱，我们对他人的爱，还是两性个体之间的性爱，在本质上都是如此。对别人的爱和对我们自身的爱在本质上也是如此。尽管爱的对象不同从而爱的强度和性质也不同，但其基本成分仍可以说是生产性的爱的各种形态的特征。这就是：关切、责任感、尊重和了解。

关切和责任感是指，爱是种活动，而不是使人失去理智的激情，也不是使人“心荡神摇”的情感。圣经中的《约纳书》对生产性的爱中的关切和责任感曾做过明确的描述。神派约纳去尼尼微警告那里的居民，如果他们不离开恶道，便将降灾尼尼微。约纳违命潜逃，因为他怕尼尼微的人们悔改后神会宽恕他们。约纳是一个有强烈秩序感和法律感而没有爱的人。结果，他在逃跑时被大鱼吞进肚里，这象征着他由于缺乏爱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陷入孤立和监禁的境地。后来神解救了他，他才去尼尼微，并向那里的居民宣示了神谕。他所害怕的事发生了。尼尼微人改邪归正，神宽恕了他们，不再降灾尼尼微城。约纳十分懊恼，失望。他原希望的

